



格萨尔在甘孜 · 韩晓红 专栏



格萨尔文明探索之旅 (三十六)

旅游是离开居住地到异地的活动,这就构成空间距离,要实现位移,包括在参与格萨尔史诗文化旅游活动时的逗留,较远距离的往返,等等,都要依靠交通运输才能实现。

旅游者要实现从一个地点到达另一个地点的空间转移,就要依赖交通运输。概括地讲,旅游交通主要依靠的运输形式,是陆运、空运和航运三大形式。我们把旅游活动中的交通运输叫做旅游交通,这是旅游活动得以开展的必要条件,同时,交通运输的优劣,也直接影响一个国家一个地区旅游业发展的形象,也是一种显赫的标志,也是最能影响游客心境的环节。

我们先从旅游交通是旅游业中重要的物质基础开始探讨。较远距离的旅游活动,只有在保障了旅游交通之后才能得以实现,尤其是当旅游活动发展到较大规模的时候,更是如此。多数游客(除探险类和徒步类的游客外)需要的快捷、舒适的交通条件。也可以这样说,旅游业的快速发展是和交通运输的高速运载能力成正比的。高速快捷的运输条件,为游客提供了方便,节省了出行时间,从而也就缩短了游客与旅游目的地的距离,使旅游业进入一个快速发展的周期。

其次谈谈旅游交通在旅游活动中的功能。这个问题其实很简单,就是旅游交通在旅游活动中发挥的重要作用,游客从居住地到达旅游目的地需要旅游交通的服务,从旅游目的地内的景区景点、饭店、娱乐购物场所也一样需要旅游交通的优质服务。优越的旅游交通,使游客往来自如,这样才能使格萨尔史诗文化旅游活动得以顺利完成,才能体现其满足游客精神需求和物质需求的价值和功能。

在展示格萨尔史诗文化特征的时候,交通运输也是一个不可忽略的环节。在交通运输过程中,充分展示格萨尔史诗文化资源的特征,也是一个可以收到事半功倍效果的办法。游客在汽车上、飞机上、轮船上就能接触到格萨尔史诗文化所表现出来的情趣,这就为格萨尔史诗旅游业长足发展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

第三再来讨论旅游交通所能实现的利润。不容置疑,旅游交通是旅游活动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这样认为,游客一出门,就在提供旅游交通的服务收入,时间、路程都是旅游交通实现收入的必要环节。尽管旅游交通的收入中,有一部分是游离于旅游活动之外的,还不完全属于旅游收入,但是,就旅行社而言,这是不可忽略的环节之一。

第四,我们在设置格萨尔史诗文化旅游景区景点的时候,首先要考虑的就是交通条件,因为景点和景区只有在与外界保持联系的基础上才能完成游客的旅游活动,游客的可进入性是依靠和依赖于发达的交通条件的。纵观世界旅游业,任何一次的兴旺发达,无不是与交通条件息息相关的。

最后,旅游交通本身就是旅游活动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可以这样认为,交通运输工具本身就是一种重要的旅游资源。人们日益追求的交通的舒适性、享受性、快捷性就充分体现了自身的价值。格萨尔史诗文化旅游活动中的交通运输在快速发展,很多景区景点实现了空运,减轻了游客的艰辛和疲惫,然而,依然因高海拔、距离遥远形成了瓶颈约束,一方面需要进一步的发展,另一方面则需要格萨尔史诗文化旅游活动成为一个整体,使之在旅游交通这个层面能够扬长避短,能够实现更高更快的发展。

身边的非遗

格萨尔彩绘石刻

■紫夫

格萨尔彩绘石刻是藏族民间美术中的一门独特艺术,它不仅是格萨尔文化的一种传承方式,也填补了格萨尔文化在藏族石刻中的空白。格萨尔彩绘石刻有如下特点:一是岭国人物谱系完整。彩绘石刻就单幅而言,可独立成画,单独保存,表现出一位将士或一位王妃的基本面貌;若组合在一起,便成为一个完整的体系。二是忠实于《格萨尔》文本的精神和内容。每一位人物的性格和外表特征,每一位人物所使用的武器和所骑战马,都根据文本中的具体描述而创作。三是表现出强烈的地域特色。每一幅彩绘石刻都刻绘了自然背景,有草原、森林、高山、蓝天、白云、雪峰,为画面平添了鲜活的高原气息。四是雕刻与彩绘协调统一。以画补空,以色填空,弥补了石刻本身在画面效果上的不足。从目前调查研究成果初步表明,现仅存于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色达、石渠、丹巴三县境内多处《格萨尔》彩绘石刻出现的年限,至少可以上溯到公元十七世纪。经过三个多世纪发展,已经形成了一套较为完整的刻绘工艺体系,以及相应的传承标准,实为我国藏族民间美术艺术中的一枝奇葩。现已是国家级非遗项目。主要的国家级传承人有色达县年龙乡人尼秋,色达县洛让,色达县康勒乡打西村人克早等。

五色海 第797期

史海钩沉



山风吹过鹦哥嘴

■胡庆和

惨烈鹦哥嘴

谁没有最后的栖息地?有的可主动选择,有的则是被悲凉无奈圈定。对凤全来说,他最后的栖息地到了,那就是鹦哥嘴,只是它在离开土司官寨时根本没有意识到罢了。

堂堂男子汉,马革裹尸,生当做人杰,死亦为鬼雄,也是一种壮举。然而,凤全折翅荒野,血液不再喧哗流淌,还使灵魂蒙羞,这也是他不愿见到的结果。

这是一个震惊朝廷、震惊高原的一个日子,这件事的发生让后来许多历史学家感到十分困惑。1905年2月底的那天早晨,凤全一行人马走出土司官寨时,并没有丝毫的轻松感觉,虽然没有暴民前来起哄,也没有多少人来送行,气氛显得平静而阴沉。这种平静下面涌动的暗流,还是让巴塘县粮米委员吴锡珍警惕起来,总感到这事并不那么简单,对刚刚走出官寨的凤全说,暴民之言不能全信,还是回到寨楼留守巴塘待援。

清政府在巴塘设立了粮台(又称军粮府),以县级官员充任粮务委员(简称粮员或粮务),负责输粮的粮饷转运,兼理地方政务。也就是说吴锡珍是朝廷派驻巴塘的地方官员。对熟悉地方事务的地方官员的劝阻,凤全已经油盐不进。在暴民围困土司官寨的日子里,见康定援兵不至,凤全思忖的对策是三十六计走为上。凤全去意已决,坚持相信土司的话,坚信那些暴民会遵守“只要离开巴塘,性命得到保全”的诺言。其实就凤全的选择而言,已经犯了一个极大的错误,造成的后果非常严重。如果是两军对垒,凤全的选择叫弃阵而逃,输掉了气势,输掉了立场,输掉了斗志,因为凤全代表的是朝廷,代表的是在高原行使的国家意志,凤全的溃退决不仅是个人意志的溃退,而是国家意志在暴民的威逼下的溃退。也许这是后来者的思考,但作为当局者的凤大人来说,更没有想到的是他的退却离走,已经陷入无法收拾的困局,他也根本没有想到过去对他言听计从的土司已经与那些暴民和制造阴谋的寺庙活佛沆瀣一气,设计了一个大阴谋。

当凤全一行骑着马走出官寨,离开县城,沿着那条弯曲的茶马古道向康定方向退去时,他们并没有丝毫轻松,依然感到万分紧张,因为他们刚走出县城就看见有不少挥刀弄枪的暴民尾随着撤离队伍,那些人打着口哨,不停地叫骂,他们知道,这不是来欢送,而是一种威慑和嘲笑。

那条被称作茶马古道的小道,是碎石、泥巴与石块铺成,路旁长满荒草,向一条蛇向山坡游去,这条小道在巴塘城郊的那段路并不是在今天的川藏公路上,而是要沿着一条沟谷向城后的山坡延伸。凤全一行走了个把小时,当来到一个叫鹦哥嘴的地方时,凤全对这里的地形还是感到恐惧,惊出了一身冷汗。两边高山对峙,一条深沟弯来拐去,阴风惨惨,山道贴着崖壁而过,大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势。一声清脆而带有幽默似的口哨在山谷响起,几声牛角号震响山谷,顷刻之间弹雨和滚石竞相落下,火光在山谷燃烧,刀光在谷底闪动,那些带有洋枪的卫兵没有发出几声还击的枪声,兵士们也没有发出几声凄惨的嚎啕,油光水滑的骏马也未能撒开蹄子奔逃多远,风大人也未能在护兵的掩护下逃出山谷,几十人的队伍全都命丧于黑压压的暴民施暴中,他们就像一片树叶,几块石子在那些由暴民组成的黑色泥石流般的冲击下毫无还手之力。

那天的滚石、弹雨、刀光、呼叫一起在山谷肆虐。看着一个个跟随他的兵士绝望地倒下和像羊羔一样被杀戮,凤全已经失去抵抗的意志和力量,像个战败的骑士翻身下马,沿着通向打箭炉的山道向东退却。但他能退向哪里?围猎的幕布已经拉开,他自己已经没有胆气和力量摆脱猎狗一样围拢来的暴民了。他躲在一个岩石下边等待命运的发落。在生命最后结束的时刻,他的眼睛盯着那些灰头垢面的人影,发问道:谁是领头的?没有人回答。他便自言自语地说,你们还是不是大清的良民?你们怎么能这样对待我?回答他的是蛛网一样的人群围拢来,接着几把钢刀在空中划过,他感觉身体中的血液像河水涌出。山谷里卷起一阵冷风,像寺庙凄厉的长号,在野草和灌木中穿过。凤全生前是个令暴民胆寒、恐惧的人

物,他死后还有余威,那些暴民开始根本不敢接近凤全的身体,只有一些胆子大的人才敢靠近,有的甚至根本不敢相信倒在荒野的尸体就是让他们神经错乱、大脑膨胀的凤大人。当确信凤全已经命丧黄泉后,他们像打了鸡血似的兴奋起来。“阿嘿嘿!”他们打着串一串的口哨,离开惨烈的山谷。

倒是没有和凤全一同离去,在县城坚守的粮米委员吴锡珍等听到这个灾难,连忙找到罗进宝土司,和他们一起将凤全及其随员尸体收到城中待处。

追问凤全

不是画蛇添足,也不是过分打捞沉淀的历史,我一直在追问这个叫凤全的驻藏大臣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我的思绪曾让我在一个个夜晚,走进历史史册探寻,《清史稿》、地方文史资料、专家研究成果都是我涉猎的对象,那些散发着油墨芳香的文字虽然有所异同,但描绘的凤全这个人的内容都有一个共同点:凤全并非是个鲁莽汉,而是个能吏。他流淌着满洲镶黄旗高贵民族的血液,以举人出身,入川作官,先后在开县、成都、绵竹、蒲江等县和崇庆州、邛州、资州、泸州及嘉定府、成都府任职,作官作得风生水起,安民缉盗很有建树,行一路,走一地,好评如潮。四川总督鹿传霖对他上奏评价道:“凤全性情刚直,办事勤能,治盗安民,立志向上”。光绪二十九年,四川总督岑春煊以“明决廉能,胸有经纬”奏请以道员留川补用。光绪三十年四月,任命凤全为驻藏帮办大臣,赏给副都统衔。在任此职之前,他对边藏危急情况早有风闻,被任驻藏要员后,感到朝廷对自己的倚重,故“激发忠愤,即有奋不顾身之慨”,急于建功立业。然而,历史在发问,“急”就能建功,就能立业?

宽敞的大门,幽深的院落,泥土坝子,长长的回廊,大大的转经筒,红墙黄瓦,飞檐凌空,经幡飘飞,莽号声声,诵经如歌,红衣飘飘,僧影闪闪。这就是闻名康巴大地的丁宁寺,不仅在康区有名,在全藏区也属有名之寺。初入巴塘的凤全,在这天走进了这座寺庙,不是为参观寺庙壮观的建筑,也不是感受佛教文化,而是对这座寺庙庞大的规模不解,询问陪同参观的寺庙堪布得知,寺庙中的喇嘛有近两千人,

这个数据在当时的巴塘城来说,已经过于沉重。全城只有几千百姓,而一个寺庙就占了半个城。长期以往,这怎么得了?他立即对傲拉扎巴喇嘛说,裁减僧人,此寺喇嘛不得逾三百名,以二十年为限。十三岁之内喇嘛,由亲属领回还俗。暂停剃度,今后禁绝剃度一僧。

裁减喇嘛,并非凤全全举,他是招人牙慧。雍正元年(1723)青海蒙古罗布藏丹津叛乱时,青海、甘南等地喇嘛多有参与叛乱,“西宁各庙喇嘛多者二、三千,少者五、六百,遂成藏垢纳污之地”,大将军年羹尧为稳固平叛成果,防止寺庙势力发展,因而提出限制寺庙喇嘛人数之议。清廷当时虽曾批准此事。但不久年羹尧被处死,此事便被搁置。凤全由于不了解藏区民众的宗教感情和当地信仰习惯,在清政府尚未批准其限制寺庙人数奏议,也没有充分地实施准备的情况下,不仅对丁宁寺的喇嘛说,还多次在社会上讲,“每寺只许住喇嘛三百名,余则一千余名即行还俗,如不遵允,定行诛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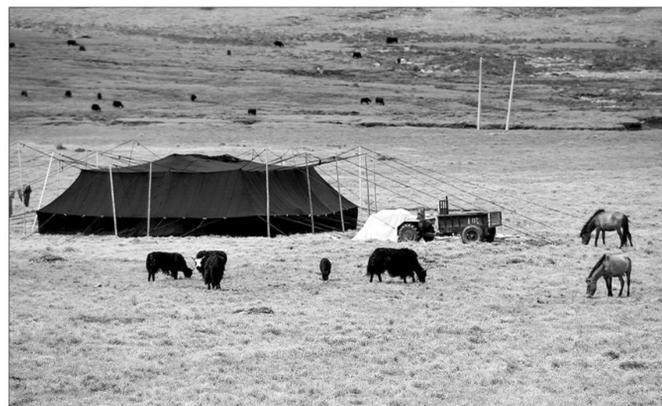
喇嘛是人,不是动物,岂能随意诛戮?在当今社会,就是动物还得到保护,何况是人。当然凤全并非真的要多余喇嘛“定行诛戮”,而是一种恐吓。这种恐吓好比一个泼皮在别人面前挥舞着亮闪闪的尖刀,虽然没有打算刺人,但总是对别人的一种威胁。然而恐吓不是为官之道,也不能作为推动工作的手段,因为恐吓只能引来仇恨。

凤全虽然干练,又勇于任事,但他为官的经历都在四川内地,对川边藏区了解甚少,对藏族社会、文化、宗教十分陌生,却又想下车伊始即刻对其改革,这就必然只能收到南辕北辙的效果,注定了其悲剧的命运。

仕途获得高升,这是多少为官者的梦想。高升、重用,就意味着有了更重的权柄。有了权柄,就可能震慑四方,就可能主宰更多的东西,就可能号令天下。但有权不可任性。凤全用“如不遵允,定行诛戮”的话语来敲打土司的故事当然可以读出他的另一面。古人说“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按照此话说,修身是第一位的。如果个人修身不够,治国平天下也难。修身不够,这不是凤全个人的局限。勤于修身,这是为官的起码要求。

行走康巴

感受白玉



■张茹静

白玉,圆了我一个神奇的梦。白玉,给了我一段崭新而珍贵的记忆。

去白玉之前,我对白玉一无所知。或许是缘分所致,大学毕业时,我被派到白玉县中学实习。在康定乘上开往白玉的车,我就在心里猜测着白玉,想象着那将

是怎样一块神奇的土地。

汽车翻过卓达拉山之后,眼前出现了一片辽阔的草地,车上的人告诉我,已经进入了白玉县境内。汽车在蜿蜒曲折的公路上行进着,两旁是青翠欲滴的原始森林,众多奇形怪状的山石分布在公路两旁,汽车简直就是画里行驶一般。一路上,或辽阔的草地,或陡峭的山峰,交相辉映,既有阳刚之雄风,也有阴

柔之淳美,欣赏着如此自然优美的景致,心灵世界真实地承受着震撼:大自然赐予人类温馨与宽广,大自然赋予人类豁达与豪放,身临绿色的山绿色的水绿色的大地,我已经感受到这片土地生态文化、历史文化的厚重,这片土地已经走进了我的情感世界里,已经成为我情感飞扬的地方……

白玉县城属于典型的袖珍城,小而不失其浪漫,静而不显其孤寂。整齐洁净的街道,绿树分立两旁,富有时代生机。一条名叫欧曲的河流将县城分为两并,流淌着的河水应和着白玉人生活的时代节奏,浪漫成一道靓丽的时代风景。在白玉县城街道行走,每一步仿佛都踩着河水流淌的节奏,这种感应是在现在,又仿佛是源于遥远的过去……

蓝天和白云把洁净和澄明赐予白玉人,现代公害在这里寻找不到立足的踪影,优美的环境呵护着白玉人,营造着白玉人的安静和祥和。

遥相对峙的两座山成为县城的生态屏障,半山腰有寺庙座落,那就是著名的白玉寺。远远望去,寺庙在阳光下辉映着历史文化的厚重,辉映着时代节奏的浪漫。

清晨,沿着石梯向上爬,白云弥漫着山腰,仿佛置身于仙境之中,抬头仰望白

玉寺,忽然想起传说中的蓬莱,真的有一种飘飘欲仙之感。走进白玉寺,众多的老百姓在虔诚地转经,祈祷平安。注视这些虔诚的身影,思绪万千。

站在白玉寺,放眼望去,云雾散开,整个白玉县城以及簇拥着县城的山峰尽收眼底,精致玲珑的县城和两旁耸立的山峰,与欧曲河形成一只庞大的蝴蝶般的美丽形象,点缀着白玉人生活的美好!

我有幸来到了距离白玉县城7公里的八吉村,这是一个坐落在金沙江畔的小村,然而却拥有那么多生动而美丽的风景,这个小山村极富文化内涵。不仅如此,过江就是西藏,原来西藏竟然距离这么近,金沙江两岸山峰隔江相望。

站在金沙江边感悟两岸对峙的美丽风景,知道自己是站在厚重的青藏高原厚重的文化氛围里,站在从未体验过的崭新环境里,思绪情不自禁地飞翔到遥远的岁月里……

是的,人行走在一片从未尝试过的净土上,任凭思绪驰骋丰富的想象,任凭心灵世界漫步在自由空阔的时空里,完全摆脱世俗的喧嚣与浮躁,享受到大自然的恩赐,净化自己的心灵,懂得怎样去生活,这难道不是人生难得的享受吗?